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
第三十八回 多目神報德寫銀盆 文招討失路逢諸葛

一飯千金信有之，鬼神亦自報恩私。試看多目銀盆事，陰德從來應不疑。

話說文招討若不是一代福人，險些兒被磨盤壓死。虧得那人救了性命。問其姓名，那人道：「口說恐相公忘记了，可借銀盆筆硯來。」手下人取銀盆筆硯排列桌上。那人道：「乞退左右。」文招討喝退了左右。那人提起筆來寫罷，將銀盆覆在地上，大跨步走出帳外去了。文招討即時使人追趕，便不見了。文招討道：「卻又作怪！」教人揭起銀盆來看時，中間寫著多目神三個大字，眾人皆不曉得其意。文招討沈吟了半日，方才想得起來。原來文招討幼年未及第時，曾在九天玄女娘娘廟中祈夢，夢見娘娘贈他十個字，道是人間名宰相，天上老人星。彥博從此央個高手畫工，畫成娘娘聖像，裱軸供養。每月朔親自展開，焚香拜禱。又一日出路到一館驛中借宿。驛使告道：「此處有鬼魅，在此房宿者，常多損人。」此時文彥博不信此言，乃明點燈燭，置酒驛房中獨酌。夜至三更，忽然起了一陣狂風，風過處見一人披髮至案前叩頭，呼彥博為相公，求其酒食。文彥博問道：「你是人是鬼，實說當賜你一醉。」那人道：「相公不聞九天玄女娘娘部下順風耳、千里眼二神乎？千里眼即某是也。

娘娘差委瞭望一事，因貪酒醉擔誤，觸了玄女娘娘之怒，貶到此地忍餓三月，限期未滿，今見相公貴人，特來相求。」文彥博道：「你何以知吾為貴人也。」那人道：「凡大貴人所至，地方神道必先時替他驅逐野鬼妖魅之屬，是以知之。某係娘娘屬吏，故容留居此耳。」文彥博道：「你既被罰在此，如何敢損害居人？」那人道：「某因生來面醜，受罰之時，又被娘娘法旨將神刀在臉上一刺，刺成多目，益增兇怪，人見某乞食，便自驚死，亦係薄命，非某之罪也。」文彥博道：「你將面貌我看。」那人道：「恐怕驚嚇了貴人。」文彥博必要相認。那人分開頭髮，只見青臉上霍霍眨眨有八隻兇睛，閃爍可畏。文彥博見了，也自駭然。遂把酒飯儘他飲啖。文彥博又問道：「我平日敬奉玄女娘娘聖像，明早替你拜求方便何如？」那人道：「若得相公一言，某罪即脫。異日相公有難，某必來相救。」言訖隱然而去。

次日，文彥博備下香燭在神前拜告，求寬千里眼之罰。是夜又夢那人來謝道：「承相公方便，已銷了罰限矣。相公福壽非常，記他時換眼相見。」文彥博從此深自抱負。後來身榮及第，出將入相，益信玄女娘娘之靈，月朔禮拜，到老恭敬不衰。雖在軍中，未嘗間斷。因當初館驛中見的蓬頭垢面，臉上四對兇睛。今日雖然醜陋，卻衣冠整飾，只有一雙光眼，所以文招討一時想不起來，見了多目神三字，轉記他時換眼相見之語，方知此人即娘娘部下千里眼之神也。文招討把這些事跡對眾將說了，眾將一齊拱手稱賀，心中並皆駭然。都去看那銀盆時，只見旁邊有六個小字寫道：「逢三遂，妖魔退。」文招討仔細看了，問眾人時，都不解其意。曹偉道：「主帥福分齊天，神靈護佑。據曹某看來，此賊不日可平矣。」文招討道：「何以見之？」曹偉道：「神名多目，又八個兇睛，乃貝字之義。今日換眼相見，八睛俱滅，此示貝州亡滅之徵也。因主帥敬事玄女娘娘，所以遭神預報徵兆。三遂雖然不明，後必有驗，只顧進兵便了。」文招討道：「夢中趙烈婦所言大厄，此可應矣，既有令休兵三日，待日滿進兵未遲。諸公且去細想三遂之意。」眾將應諾而退，各歸本寨細想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貝州一班妖人，滿望磨盤成功，置酒作賀，一面差人打聽官軍寨中動靜來報。只見探子來報說道：「文招討軍容嚴肅，隊伍整齊，依然無事。」王則與眾人說道：「若那邊沒了主將，就整齊，無心戀戰。今日文彥博陣上沒一些動靜，不知磨盤曾害得他也不？」左黜道：「這家法術百發百中，沒人解得，必然壓死了。」王則道：「若是要知虛實，可叫人去下戰書。」差一個的當的軍士，直至文招討帳前去。文招討見說是下戰書的，叫喚至帳下。左右接了書安在桌上，文招討展開看了，便解王則之意，思忖道：「他只好使妖法把磨盤壓死了我。誰知我安然無事，見我這裏沒些動靜，故以下戰書為由，來探虛實。」當下文招討當面批過來日交戰與下書人回來。王則看了批回，問下書人道：「你曾到文招討帳下麼？」下書人道：「告大王！文招討並無疑忌，直喚小人到帳下，親自寫了批回，打發小人回來。」王則聽得文招討無事，心下憂慌，連夜請左黜到偽府中與胡永兒商議對敵之策。左黜和胡永兒見說磨盤壓文招討不死，心下也有三分著忙。

正在躊躇，忽報聖姑姑到此。眾人慌忙迎接上坐。王則告訴文招討血筒破法，及磨盤壓他至今刻期交戰之事。聖姑姑對左黜道：「何不行白馬迷軍之法？」左黜道：「男女們兩次用法，皆是上等利害的，都被他解了。只恐行之無驗，反折軍馬，所以躊躇未決。」聖姑姑道：「我這家法術，千變萬化。但不可輕試，豈有試而不驗之理。只因行法之人，貪酒戀色，七情六慾耗散精神，所以存想不定，取氣不的。自己力量不能相配，靈氣既薄，自然易解。譬如向空吹毛，或五六尺而墜，或一二尺而墜，皆神氣有足有不足之故。明日上陣，看老拙做作，他們破得破不得？」左黜和永兒低頭無語。王則道：「全仗聖母娘娘神力。」

當時計議已定，次日天曉，王則整點一萬，大開城門，放下吊橋，排成陣勢良久，兩陣對門。文招討依舊帶了唧筒手，並豬羊二血，使人高叫王則打話。王則陣裏並無一人出來。卻說左癩神裸體跣足，不穿衣甲，領了張琪、吳旺一班人，擁著聖姑姑，看他作法。聖姑姑披髮仗劍，牽一匹白馬，在陣中叩齒作法，腳下步魁罡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把劍尖刺著白馬的頭，刺出血來，嚙口口水，出到陣前一噴。不噴時天清日朗，噴了時只見烏雲猛雨，霹靂交加，飛沙走石。那陣風吹得黑魃魃地，對面不相見，伸手不見掌。這班血筒手和弓箭手，不知東南西北，黑暗裏如何施展，眾軍士們被沙石亂打，人人喪膽，個個銷魂，棄甲拋戈，各自去尋生路。文招討在亂軍中左一撞，右一撞，不知高低，幾乎跌下馬來。忽見馬前又起一陣旋風，風去處吹開一道亮光，淡如寒月。文招討趁著這點光兒，落陣逃走，回頭看時，並沒有一個人跟隨，獨自騎著匹馬，好生慌張愁悶。正似：

鳳落荒坡，脫盡渾身錦羽；龍居淺水，失卻領下明珠。蜀王春恨啼紅，宋玉悲愁怨綠。呂虔亡腰下之刀，雷煥失匣中之劍；孤客夜行燈又息，破舟風濤雨還來。

當日文招討正行之間，只見前面是山林樹木，不知是那裏去處，勒馬轉過山嘴，天氣漸明朗了，見一條旛竿，又聽得鐘聲響，駐馬看時是一座寺院。文招討道：「到此無奈；只得到寺院裏尋人問條歸寨的路，又作區處。」來到寺前下馬，入寺裏來，見一個行者。文招討對行者說要見長老。行者道：

「老將軍可姓文麼？」文招討道：「你那裏便曉我姓文的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師父說，今日有個姓文的將軍到此，吩咐我伺候迎接。」文招討口雖不語，心下想道：「他師父預知我到此，必非等閒人也。」便對行者說：「正要見你師父。」行者牽了馬，前行引導。那老和尚早在丈丈門前相迎，慌忙請入問訊了，分賓主而坐。長老道：「將軍必然飢渴了。」忙叫徒弟們吩咐廚下備齋，將這馬牽在院後喂草。先叫行者討茶來吃，茶罷，長老問：「老將軍！可是曾入中書拜相，見今領十萬大軍，來討王則的文招討麼？」文招討道：「吾師何以知之？」長老道：「昨夜伽藍神夢中見報，所以知之。聞名久矣，今日山門多幸，得招討到此。如何無隨從之人？」文招討道：「今早與賊對陣，不意大敗，單騎逃難到此。」長老見說，大驚道：「莫說招討大才，就是十萬大兵，對付不易，貝州乃一窪之地，能有多少人馬，如何卻輸與他？」

文招討道：「若論對陣，必不能取勝於我。今王則一班賊黨，皆會妖法。但交戰之時，他陣內便放出神頭鬼臉，猛獸怪物來，軍馬見了，俱各驚走。副招討曹偉獻計，用豬羊二血，馬尿，大蒜唧筒勝得他一陣，賊兵數日不敢出城。日前下官陞帳與諸將議攻城之策，不期妖人使邪法，將磨盤從空壓將下來，幸得多目神救了性命。早間與賊兵對陣，不提防王則陣裏，起一陣惡風，忽然天昏地暗，疾雷驟雨，飛沙走石，打得陣勢散亂。下官獨自迷路至此，望乞吾師指引歸途，到寨即當重謝。」

長老聽說罷，離座拍手大怒道：「當今乃堯舜之世，君聖臣賢，此等妖人輒敢擾亂朝廷。請招討免憂，待老僧與招討出力，破其邪法，掃除逆黨。」文招討聞言大喜道：「不敢拜問吾師高姓？」長老道：「老僧複姓諸葛名遂智。」文招討聽了歡喜道：「多目神曾寫六個字道：『逢三遂，妖魔退。』眾人曉夜參詳，全然不解其意。今日天教遇著吾師，若吾師肯去破得貝州，下官奏聞朝

廷，官賞功勞不小。」長老道：「老僧是空門中人，豈貪富貴爵賞。但今清平世界，不可容此妖人。老僧當效犬馬微勞，助招討蕩平妖逆。今晚招討在寺中權宿一宿，明早五更同往大寨。」

招討卸了衣甲，吃了晚齋，和長老講論了半夜，睡到五更，起來洗漱罷，吃些飯食。長老叫行者：「寺中有馬牽一匹來，我同招討去破賊。」眾僧們一齊都叫起師公師父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出外十五年，方才回家，還沒有數日，閒常日裏只是打瞌睡，你幾曾曉得那廝殺事情，卻跟這位老將軍去，好沒來由。」那長老嘻嘻的笑道：「你們不須見阻，我自有破賊之法，替朝廷幹場功勞，也與寺中增光。待事畢還歸寺中，與你們相聚。」

眾僧只得備馬，文招討與長老都騎上馬，帶三個行者明點火把離寺，迤邐來到寨前。眾將與士卒見了文招討，不勝歡喜，迎接至中軍，曹招討等都來動問道：「主帥一夜不回，眾將皆憂慌無措，不知落陣走到那裏，緣何同這個老師父回來？」文招討道：「昨日被王則一陣使邪法惡風，吹得我迷蹤失路，到一寺中，偶遇此聖僧，說能破邪法。我想正應多目神之言。」乃去曹招討耳邊低低說：「這個和尚叫做諸葛遂智。」曹招討大喜，屏退左右，問長老道：「吾師有何神術，能破妖邪？」諸葛遂智道：「老僧遊方一十五年，曾遇異人傳授五雷天心正法，凡遇金剛禪左道一應邪術，老僧見了，念動真言，即能反邪從正。招討如不信，明日對陣，便知分曉。」

當日文招討留長老與行者在寨中，即修戰書一封，教軍士去貝州投下，約在來日交戰。一面從傅家老營內挑選生兵一萬，來補中軍損折人數，及替中傷軍士，退回後寨將息。

且說王則見了，批回戰書，打發軍士自回。乃對眾妖人商議道：「前日一陣，被我殺得大敗而走。今日尚敢又來勒戰，必須求聖母娘娘再用前日之法，直殺到界分，教他十萬人馬不留一個。」話休煩絮，兩邊各自整點人馬，只等來日廝殺。

次日，王則領兵馬出貝州城排成一個陣勢，兩陣對衝，旗鼓相望。門旗影裏，又見眾妖人簇擁著聖姑姑披髮仗劍，牽著白馬在前，口中唸唸有詞，把劍尖刺著白馬，嚙口口水只一噴，只見王則陣上，惡風急起，沙石雨雹，看看來到文招討陣前。諸葛遂智在軍中見了，搖動鈴杵，口念真言，把鈴杵一指。可霎作怪，那陣惡風沙石雨雹，轉風望王則陣裏打將下來。王則剛叫聲「哎呀！」看那一班妖人都不見了。情知風勢不好，連忙招軍馬急急轉身。文招討鞭梢一指，大小三軍一齊掩殺過去，賊軍人亡馬倒，折其大半，趕落城壕死者，不計其數。王則急急收拾些少敗殘人馬，奔入貝州，拽起吊橋，關上城門，緊守不出。

卻說文招討三軍殺到城下，割人頭耳朵，搶金鼓旗旛。文招討令鳴金收軍，離貝州城不遠下寨。文招討請諸葛遂智上座，躬身謝道：「這一陣皆吾師之力也。若如此，賊兵指日可破。」諸葛遂智道：「老僧以正破邪，無往不利。若是有老僧在軍中，何懼王則一行妖法之人！」文招討聞言甚喜道：「王則今日輸了一陣，越守得城池緊了。」傳令叫軍士併力攻城。只見貝州一股青黑之氣，罩定城頭，內中或時見烈火萬團，或時見洪水一派，種種鬼怪無計布擺。文招討教三路人馬團團圍了貝州城，周圍如鐵桶相似，擂鼓發喊，只等城中軍馬出來。這裏諸葛遂智以正破邪，乘勢就殺將進去。不期王則仗著妖法死守，只不出來。文招討只得叫軍士離了貝州城下寨，依先提鈴喝號，遞箭傳更。與曹招討計議道：「下官同招討領十萬人馬，一日費了朝廷許多錢糧。到此將近有兩個月，尚破不得貝州，如何是好？」曹招討道：「主帥且請寬心，容曹偉再想良策。」當日曹招討別了文招討，自歸本寨。文招討在帳中憂慮，不覺天色夜深。但見：

銀河耿耿，玉漏迢迢，穿營斜月映寒光，透帳涼風吹夜氣。雁聲嘹唳，孤眠才子夢魂驚。蛩韻淒涼，獨宿佳人情緒苦。軍中戰鼓，一更未盡二更敲。遠處寒砧，百搗將殘千搗起。畫簷間，叮嚙鐵馬，敲碎士女情懷。旗旛上，閃爍青燈，偏照徵人長歎。妖邪賊侶心如鷓，忠義英雄氣似虹。

當夜文招討在帳中，翻來覆去睡不著，至三更前後，聽寨外時靜悄悄地，文招討起來離了寨房。聽時正打三更，見一個軍士打著梆子來交更，口裏低低唱雙曲兒。只因這雙曲兒，有分教，司更小卒，同為討賊之人；仗鉞元戎，早定平妖之策。真是個：兵在精而不在多，將在謀而不在勇。